

農民

第二部

冬

民 農
卷 二 第
冬

波蘭・萊蒙脫著
費明君譯

神州國光社

農 民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定 價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著 者 波 蘭 · 萊 蒙 脫

譯 者 費 明 君

出 版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第
二
卷

冬

冬，正在迫近。

開始的時候，冬，好像是在試探力量。——與「秋」扭在一起，互相角力。恰如遙遠的鉛色那邊，有什麼怪物的幽靈，在嘶叫而來的神情。

所有到來的日子，都是冷水般的日子，暗鬱沉痛的悲慘的日子，這僅是些淡薄的光線，略微透照一下而已。這正所謂是成爲死骸的白晝，鳥兒啼出嘶啞的叫聲，胆怯地逃進森林裏去；河水擁積得很不痛快地發泡，懶洋洋的流動，像在可怕的嚴寒中麻痺了。連廣大的田園也在哆嗦顫慄，這上面所有一切，完全在畏懼北方而戰抖，宛如用眼睛對住叢集在北方運行的，那妖雲底無限深處。

可是，到了夜間，還依然漲起秋的感覺。當那些嘆息似的騷音，風聲，格鬬一般的響聲，突地沉靜下去時，俄然又叫出狗的吠聲。樹木的凍裂聲，和找尋藏身之處的禽類底悲鳴，雖然在黑闇中不能看到，可是從險惡的叢林以及十字路上傳揚過來的，還有着像在呼喚般地使人悚然的聲音；怪物拍動翅膀似的響聲；以及呆呆地獸在貧窮農家壁角上，正蠕蠕移動的，不成影子的黑影……

還有，在黃昏的時候，雖然是偶然的，那巨大而糜爛得赤紅的落日，也會從西端顯露出來，魁偉地沉下——周圍燻出漆黑的煙霧，吐出腥紅的血潮，像大塊熔鐵似地，看着會使人疑心到發生了壯大而悽慘的火災。

……於是，長時間的，長時間的，等黑暗的夜到來爲止，這糜爛的太陽不住游移……雖然是懶

懶的然而燃燒得很紅……不多一會便冷却死去。

於是，村人們唱出這樣的歌：

冬天正在嚴重，瘋狂，

騎着兇惡的暴風來了……

是的；冬正在嚴重，瘋狂，不絕的嚴重瘋狂。一天勝似一天，不一時更勝一時，不，一分，而且是一瞬間的在增加起來。

冬天，到了！

十二月四日——這是祭祀所謂能安樂往生之聖女巴爾巴拉的節日過去了——這一天以後，冬開始吹出短急而荒亂的暴風。那暴風正與獵狗們在瘋狂追擊時的吠叫聲音相似，在地面席捲而過。它竄進耕耘過的田畝，穿過繁茂的叢林，搗亂積雪，折斷果樹園的枝條，掃蕩路面，激起河水。於是以鉄袖一揮之勢，到處衝倒木柱細弱的小草屋以及籬牆，然後依舊響出羣犬吠叫似的聲音，迅速地掠向森林地帶而去。這一暴風剛才過去，就跟在這後面興起更大而激烈的大暴風，在同樣黑闇的夜間，張開喘息的巨顎，伸出無數長而尖銳的風舌，轟轟的像惡魔似地現了出來。

終夜的，有大羣餓狼襲來似地在田野上咆哮，狂暴。而且這狂暴還實在是完全澈底的，到夜明為止，把那堅硬頑強的地面，乾淨地剝去了鋪滿的雪衣，變成露出可憐骨肉的裸體，祇有低窪的地

方，或者是那水渠和壕溝，纔殘留下一點有名無實的白色襪襖的布片。田地上也僅在各處散留一些閃着白光的點滴。道路深深的凍住了，橫在那裏猶如化石一般，用尖厲的牙齒深嚙進泥土之中，敲打時，便發出鋼鐵一般的金屬性的響聲。可是一到早晨，這狂風就逃進森林裏面藏躲，在這地方悶悶的搖動枝條，不住戰慄。

天空依然被漸次黑暗下去的雲層所遮蔽，而這雲還像從無限的洞穴中挺現出猶如怪物姿態似的，伸起長而且瘦的身子，在風中吹亂灰色的鬃毛，閃出巨大而污穢的牙齒，成羣的洶湧地衝擊過來——北方，黑色巨大的雲朵碎成零亂小片，無限重疊，與被風吹倒的森林樹木一般地重重交疊，這其間隔開無數深邃的罅隙，好似以青水拖出很長的條紋般的，同着可怕的力，趁勢響出遲鈍的呼呼聲音前進而來。西方的雲，是鉛色而漫漲得龐大可怕，到處火燄也似的閃着光，徐徐邁進；好似成羣的怪鳥一般，執拗地圍成幾重而向前移動。東方的却像被壓成平坦的布帆似地動着過來，這映成銹色怪物般的水蒸氣集團，任何地方都鈍重異常，然而有一種近於正在流淌惡血的腐爛屍骸也似的感覺，以致人們的眼睛避將開去不敢正視。南方天空凝聚的雲，又是多麼古色蒼然，這顏色是赤黑的，像是泥炭塊的山丘，混雜了條紋和斑點引起倦怠與懶惰之感，但這內部又似籠罩住大羣密集的鷹爪獸牙的魔怪。中間的天空上也有游移的雲朵，這正像從太陽褪去光芒以後的外輪廓上降下來一般，也似聚集的鬼火，使人眩暈，輝耀出雜多的色彩，頗能聯想到行將熄滅的火炎底餘燼，於是，這些雲層，恰如可怕而高過海拔的叢山正蜂擁而來一般地，把所有在天空的翻亂了俗世似的混濁的大洪水下，全都掩遮起來。

這種情形之下，全面的地上，在咄嗟之間暗黑起來。一切森羅萬象盡被懶懶的沉默所佔領了。所有的光輝絲毫也不殘留地變成鈍色，一切事物也都成為化石，在驚異之下吐出深切的呼吸而又爲之茫然，爲之戰慄。現在將會發生些什麼呢？霜直透過骨髓，活的生物全然失去顏色。人們可以看到野兔倒豎起蓬鬆的毛橫竄過村子；大鴉飛下到穀倉上，叫出嘶啞的啼聲，有時也可以看到直逃進家屋裏面。狗羣在貯藏室外面吠叫；人們被這威勢所迫，各自爭先避進屋子。祇有牧師的那匹盲馬，還在池子旁邊，也因為受驚而拖住空車到處奔逃，衝到籬根上，發出咀咒也似的嘶聲，焦急地跑回自己的馬房裏去。

黑闇在連續，不論是晝或夜，非常緊迫，隨着日子的進展，雲更加低壓住地面。像塵埃的渦卷似地，雲從森林上面降到地上，和濁流的洪水一樣地，流過野面。此外是向村子侵襲而來的污水似的濃霧，包沒村屋與其他一切。在這種時候，天空的雲有時也會雲的漏出空隙，這中間好像井底的水似的落下蒼白的光，但和這同時，虛空中又卷起呼呼的旋風，把狹霧吹向兩側。於是，空中的雲便在瞬息之間閃出裂縫，這樣，在這空洞的城門口，立刻有待機的第一陣暴風，轟轟的吹激，接着又是第二陣，第三陣……不幾十幾百陣的暴風吹激了過來。

暴風成列地狂吹，以瀑布傾瀉的勢態，不准有任何抵抗。這狂暴的神情，猶如打破桎梏的囚徒，胡亂地搗毀身邊的所有的一切，成羣地吼叫，撲向黑暗衝擊，拋散，吞沒，像要吹開腐蝕的穀物一般地吹徹。

呼呼狂飛的大風中，夾雜了泡沫似的狹霧，很遠就響出叫聲，吹滑過廣闊的田野。

密雲被這無慈悲的脚所踐踏、踢蕩，捲起渦卷爭相逃往森林陰處藏躲，天空爲之一掃清淨，現在現出相當憂鬱的臉色，正在窺視白晝，萬物猶似得救一般的吐出氣來。

可是，第二天的星期日，又是終日的暴風，以猛烈的風勢飛吹，毫不間斷。白天雖沒有到所謂不堪忍耐的程度，但到了夜間，却是非常的難以忍受。他們暴風在星光輝耀的夜空之下，繼續叫出極度的怒號，無窮騷擾的使出風神的惡戰。人們依據古代的諺語，所謂暴風之夜有人上吊，可是這一夜的大暴風，說是有幾百個人在吊上腦袋，恐也不會過多的吧？的確該有千人光景在上吊罷。這是怎樣的咆哮，怒號，和瘋狂的騷擾啊！如果以一千輛空車，繫駕在狂暴的馬羣後面，使牠們到堅硬而不平的冰河上馳驅，也許會發出和這相似的轟音罷。當然，人們在這一夜裏，又是毫無所爲的度了過去。

普通農家的房屋在吱吱的震響，有時，他們暴風還從角隅上鑽進，掀起草葺的屋頂或屋簷，撲打門板。有時還把窗玻璃穿個窟洞，以致人們不得不常常在夜半從臥牀上跳將起來，用手臂的力把枕頭攔住這個空洞。他們暴風的聲音，猶如喧噪的豬，擠出咽喉裏所有的聲音一樣，而且還伴同酷烈的寒氣，無論怎樣卷縮在厚重的鴨絨被服裏，也會覺得全身在漸行麻痺。

村人們在這種冬期的光陰之中，苦惱到如何程度，終究是限於言語而無從說述。尤其是在這大暴風的晝夜。

而且，怎樣的災害，由於這大暴風而發生，也是無法罄訴的。暴風吹倒無數籬笆，剝毀蘆草屋頂，連村長公館新營的屋頂，也被掠刮而去。巴爾蒂克·訶喬耳家的穀倉屋頂被吹毀，直刮到十丈以

外的田地上，文孝列克家的烟肉倒了，水車房的天頂板大部份都受到破壞，至於其他的小損害，更是不勝枚舉了。果樹園和森林的樹木更是倒仆無數，即使看那街道上的白楊並樹罷，也橫臥在路上，不知有幾十株，活像是慘殺之下再胡亂地拉去了腳的破殘屍骸似的情形。

就是村子裏的長老們，也很難回憶起古時是否有過這樣大的暴風，以及這樣大的風害。

因此，人們絕少到外面去，祇能聚在自家黝黑煤肝的柵木之下，談論些什麼事情。因為偶一外出，不到牆角，就會吹到要刮去鼻子而逃也似的烈風。

然而女人之中，有時也有再也耐不住的人，竟然小心翼翼的在這暴風之下跑到外面，竄進喜歡喫舌的同伴家裏去。口頭上雖說想要在人多的地方搖轉紡車，其實僅不過是運動舌尖，找尋機會舒散鬱結起來的不快性情而已。男子們在這種時候，躲在關住門的穀倉裏面，繼續頑強地打麥。從早晨起，直到夜晚，連枷棒和架板相碰的聲音，永不會有斷絕的時候。麥穗經過霜壓以後，麥粒已經鬆脆，所以很容易脫落。

在這種暴風吹徹之後，霜愈加濃重了。它以猛烈的力量凍結小川與河流，使沼地堅硬如石，水車用的水溜，也張上青色透明的冰板，祇有靠橋極近的個所，尚有些許的水在流動。堤邊全然被冰所封結，要想使池角的水槽通水，也不得不敲碎冰片。

這種氣候，直繼續到聖·路夏節的那天為止，沒有任何變化。

可是，從這一天起，霜多少有些柔和起來，風勢也略微緩和了。曠野和田地上有時雖有大風吹拂，也沒有以前那樣的狂暴，灰色的天空，不知怎的，好像是耕紆過的整齊的田畝，映出茫漠的亞麻

色而非常平滑；但依然垂得很低，有觸摩到路旁白楊並樹枝梢的感覺。

然而到午禱的鐘聲響過之後，霜又略微嚴重一些，翩翩地降下很大很大的雪片。

於是，迅快的到了夕暮，雪漸漸地降得更加濃厚起來，在沒有水份的乾粒在開始積起的當兒，闇黑的夜就閉下了帷幕。

到早晨看時，約模積起二尺光景，羊毛般的完全遮沒地面，瞭望時漾出青色白光，但堆得很高的積雪上面，雪依然在不絕地降下。

於是，這領有全世界的沉默，以真正偉大的寂寥，將任何音息任何響聲，都由這白色羽毛刻復一刻的在地上積壓。一切都變成愈加靜寂，好似爲着什麼奇蹟，而使世界也爲之啞然。萬物都在畏縮之中，像靜靜地在傾聽那雪片不絕飄下的無音之聲——茫然飄下來的白色，毫不間斷的，繼續下降的白雪！

這些時候的夜，也照射着茫漠的白色，像有籠罩住真珠般白光的清淨無垢的黎明連接在後面同樣的性情。用漂白過的毛織品把地殼精巧地包裹起來似的，朦朧的亮光從無限深淵中透射過來——猶如天上一切星辰的光輝，全都凝聚在一起，磨成粉末，從大空上播蒔一般地，現在正閃爍着將要遮沒田野。這當兒，松林披上白色屍衣，牧場隱沒了，道路消失了；於是所有的村落，都躲進映照銀光的紛亂的粉末之中。除了篩落下來的雪片在靜靜地柔和而靈滑地，像月夜開放的櫻樹花葩似地映在眼前而外，便任何東西也看不到了。

離開三步以外就迷迷濛濛的，無論是房屋、樹木、籬笆，或者是人面，都很難辨清，僅有人的聲音

好似翅翼疲乏的蝴蝶，在星霧般的白茫之中，飛傳過來。

這狀態，持續到二天二夜。結果，所有的家屋都由積雪遮蔽起來，正如披上白雪的山嶽同樣地高聳，各個頂上有吹成波浪的煙霧。不論是道路田野，都變成一片雪原，果樹園裏也滿是雪片，連圍牆也將埋沒，更甚的是池子，因了重疊崩落下去的雪，已經辨不清區界，僅現出蒼白而平坦的難以通過的，滿堆上奇蹟的絨毛似的，一片白皚皚的原野。

雪，於是變成更乾燥的粉末，量雖然稍行減少，可是依舊繼續的降下。有時，夜間也會透過雪幕斜現出星星也會白晝在浮動的斑雲之間顯出窺視的青空。這種時候，人們的話聲都很乾亢，帶有金屬的聲音，不再像以前那樣置有面紗遮沒了嘴似的，低到難以使人聽到。因之，村人們的生活，也漸漸有些活動的神情，也可以看到正在爲着什麼忙碌的態度。有的勇敢地拿出雪橇，想要馳騁，但又爲了道路不通而折將回來。也到處有人在鏟開堆雪，掘出從這家到那家去的走路，大家都提起相當健旺的精神。特別高興歡樂的是孩子們，狗也在各處奔跳，吠叫，唧咬雪塊，或是追住少年們的後面戲耍。少年們不是聚在路上，就在圍牆裏面，喧嚷着，大聲的喊叫着，做成雪彈投擲，也造出形相可怕的雪怪，把它載在檣板上，拖住了到處奔走。任何地方都興起絕大的騷鬧。這樣情況之下，孩子們再也不肯歸向到初步讀本之類的功課上去，所以老羅甫也就不能不中絕了他的授課。

將近第三天的黃昏時，雪才停止下降。有時雖也似抖動空粉袋一般地會翩翩的飄下幾片雪花，但這已經不成問題了。可是大空依然被雲層封住，停在屋頂的烏鴉啾的鼓動翅膀，飛下到路上去。沒有星光的夜像鉛塊一樣的重迫，應該是漆黑的時光，却因了少許凍結的雪，朦朦的顯出雪光。

——然而和出盡極度力氣以後的疲乏同樣地靜寂。

「這幾天裏如果起風，就會變成暴風雪的。」第二天早晨，老髦的皮里郝張望着窗口，這樣喃喃的說。

亨卡在竈裏燒着火，向外面望了一眼。還是很早的朝晨，村子裏到處有鷄在不絕啼叫，天地之色，正如石灰和煤混合了塗漆的一般，祇有東方，同鋪上熱灰似的帶上暗紅的色素。

雖是在屋子裏面，寒氣也非常濃重，潮濕，感到有滲透骨髓似的痛味。亨卡熬不住赤足，在家裏也穿上了木靴。竈裏的火很不容易燃旺。青色松葉儘是嘶嘶的叫響，單是冒煙而不易燃燒。亨卡劈碎少許板片，在這下面攪進了草屑，好容易才燃燒起來。

「冬天的雪，好像已經一次下光了。」她自己的父親皮里郝老頭兒，又在結起青色雪凍的竈上，吹着氣說話。

今年剛四歲的長子，在臥牀裏哭泣。屋子另一面史太霍一家住的地方，又透過來類似忿怒的喊聲，孩子們的哭聲，以及沉重的關門聲音。

「呵呵，惠隆卡又開始做早禱啦！」安笛克一邊在腳脛上裹着剛才烘在火邊的暖和的綁腿帶，一邊用嘲笑的声音說。

「真是的。」老頭兒咕嚕的說：「也叫她用過功，祈禱書會唸了，話也就會說了。看來雖有點嬌氣，可是她倒是沒有惡意的。」

「沒有惡意的老糊塗！」亨卡狠狠的說：「沒有惡意，把孩子那樣地折磨嘛。沒有惡意，把那可

憐的史太霍像對待狗一樣的，從來不會好好的說過一句話！說着，走到搖籃那兒去跪下來，給嬰孩吸奶。這孩子正在大聲哭泣，胡亂地揮動手腳。

「我們來了以後，已經過上三次星期了，從來不曾有過一天沒有吵架吵嘴，和咒罵的日子。姊姊這樣，也算是個女人嗎？不是畜生呀……雖說嘛，史太霍也太沒有志氣了。任便老婆怎麼樣做受罵，挨打像馬一樣的工作，却受到比狗還差的對待呢……」

老頭兒皮里娜把要辯解似的眼光看住亨卡，正想說出一句庇護惠隆卡的話，不意地房門略的開了開來，史太霍自身在肩上擱着連枷棒，張望進來：

「安笛克，有意思去打麥嗎？風琴先生那兒的麥，說是現在剛乾燥得很鬆脆，很容易打下麥皮，叫人來喊去幫忙呢……菲里普也說要去，可是這是有錢的工作，我想如果安笛克要去更好，所以來喊的。」

「多謝你的好意。」安笛克回答：「不過，我哪，想不到彈風琴的地方去做工。還是帶菲里普去罷。」

「是嘛，隨便你啦！再見。」

亨卡因為自己的男人拒絕了工作，吃了一驚，但就這樣把半身俯到搖籃上去，躲起淚水湧流的臉龐。

「啊！這樣可怕的冬天，我們又這樣的窮，祇有一點馬鈴薯和食鹽，沒有一個錢，他也一個沒有……還要回絕特地來喊的有錢工作……這……他祇會整天的悶在家裏抽捲煙……不然，就像

癡呆似的在家裏到處走動……在打算些什麼呢？該是在打算捕風吧……啊，上帝，真的，怎樣好呢？要怎樣才好啊！」亨卡寒心地吸吸的哭泣……「現在，到了這個地步，那楊凱爾也不會再相信我們了，除了賣掉那可愛的母牛，沒有別的辦法……真的，他爲什麼不想做人家有工錢的事情呢？也不像會去做的人……怎樣辦才好呢？真的，已經是末路了……上帝……啊啊！我假使是個男子，無論怎樣粉身碎骨，不論任何工作，苦斷了手臂，也要做着看的……真的，女人太可憐了。我能做些什麼呀？」這樣沉思之下，她動手快地處理雜務，一邊不住的對安笛克看望一下。安笛克抱住裹着羊皮的大孩子放在膝上，坐在靠近爐子的地方，不絕的溫暖了手掌，去撫摩長子的小腳，不過嘆氣比這更爲加緊，以鬱悶的氣氛呆呆地注視燃燒的火焰。

老頭兒皮里，鄰在近窗的地方，扞去馬鈴薯的皮。

大家都默默的，但這默默，是孕含了不平的沉默，抑制住不安，塞住悲慘而形成極度險惡。互相並不看望臉色，也不說話，他們嘴唇上的最後音聲，在曠野旁空虛的掠過，微笑也褪色消滅了，而且在眼光中漲滿壓住的憤恨，這蒼白憔悴的臉上，可以看出狂暴的感情，這心裏有慘痛的忿怒在爐。安笛克帶了妻子離開波利挪的家，已經過上三個星期了。而這白天和閨夜，過的是多麼冗長啊！他們的記憶之中，還依然活生生的殘留着憤激之下跑出家來時候的光景，每一細瑣的場面。受到的侮辱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是鮮明的，而報復的反逆之心，不斷地在強烈增加不已。

爐火現在正融融的燃燒，暖意充滿了屋子，凍在窗上的霜已經溶化，屋子外側的裂縫上，雪已化成水流淌，踏得很堅實的泥地，也略微有了些潮意。

「猶太鬼們……要來的嗎？」亨卡終於這樣的問。

「說要來，總會來的。」

安笛克回答之後，又沉默下來。真的，誰會首先打破這沉默呢？是亨卡嗎……她，僅在顫動過嘴唇以後，心便被要漲裂的苦汁所充滿，無論怎樣抑止都要漾溢出來似的，閉住了嘴。——那末，安笛克呢？他該說些什麼好呢？他正對自己的悲慘，異常地疼痛。雙方都很明瞭這一點。而安笛克本來是個一點沒有想與人和好心意的人，甚至對自己的妻子也並不探求和睦。更何況，他現在怎能會有想要說話的氣氛呢？他的心，現在正被最憎惡的虫豸在侵蝕。所有回想到的事情，完全流遍他的全體，他緊緊的握起拳頭，以為要消除這個憤怒，即使把全村搗成粉花碎末，也還嫌不足。所以，怎能說話呢？

到如今這種情形下，對雅格娜像蜜也似的回憶之類，早已不在胸中殘留一滴。如果沒有所謂曾在手臂中緊抱過的事實，早就有了想把她刺成寸斷寸裂的憎恨，可是現在早已超過這一點，差不多變成已可以說上一句從以前起便不曾認識這種女人的心意。

因此，他倒也並沒有所謂特殊憎惡的感覺，僅不過這樣的想：「在叫做女人的裏面，也有像野狗似的種類。（唔，他把她看成這樣的。）與其丟給牠較大的骨頭，遠不如揮動棍棒，來得更為畏懼，而搖起尾巴服從。」可是，這種思想，也並不常常發生的。他在從父親受到的無數慘重而形容不出的雪崩般的侮辱之前，那憎恨女子的感情就不足為數。——恨得不能再恨的是那貪婪的老頭子一切災禍，要之，都是由於父親，那貪婪，無情，暴虐，都是不斷地刺在安笛克腰腹上的棘刺——這

棘刺，酷烈的深深的刺疼了他。——是那傢伙——都是那傢伙——都是爲了那傢伙！

這些日子裏，他所蒙受到的災難，他所嚐味到的苦痛，都完全貯藏在他的心胸裏面，各種各樣的痛苦，甚至還可怕地凝結成怨毒苦惱的數珠，於是安笛克在心裏不斷地用手指捻動這數珠，日復一日地，任何時候不想使這記憶淡薄地反覆計算這忿恨的苦惱。

貧窮是不必說了，這在他並不在意。他是鐵一般的勇士，祇要頭上有一片屋頂存在，其他是不成問題的。

他想——

「小鬼頭們，由老婆去照顧就行了。」——

孩子之類，他並不怎麼關心。而心裏在焦燥煩悶的祇是使他身受的一切無義行爲。這煩悶常住不斷地不絕激增，像受到葦麻刺搔扒過似地使他難以忍受。這是爲什麼啊！僅不過在這三個星期之間，村子裏的傢伙，無論那一個都像商量過似的，對他輕蔑，完全像是對待從陌生地方來的人一樣地冷淡！爲什麼誰都不說一句話，也不來看望，甚至也不打一個親切的招呼？他現在深深的感覺到，已經被當作是一個多餘的人了。

他的爲人，當然並沒有對方不來，而自行低頭過去的性質。而且也根本不是一個肯自行退縮的男子，即使是一寸道路，也不肯輕易忍讓給人的，傢伙們愛吵架的話，他也會爽快挺胸而作對的……不過，雖說如此，但村子裏的傢伙們又爲什麼要使出那種態度呢？當然，是爲了他和老子吵架的緣故——然而，這難道是這列普卡村裏首次發生的事情嗎？那喬瑟夫·華尼克之類不是每隔